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辭官 懼洋兵鄉紳偷進府

卻說濟川的表兄，聽他說話，有些譏諷，覺得難受，然而臉上卻不肯露出來，敬了一敬答道：「表弟高興，偶然吸兩口煙，也不妨的。愚兄聽現在那些維新人常說起要衛生，這是衛生極好的東西。而且現在，凡做大官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吃的。愚兄別的不肯趨時，只這吸煙，雖說因病，也要算是趨時的了。」濟川聽了這些言語，更不耐煩，只得告退，道：「小弟還要去掛點控點行李，等會兒再談罷。」他表兄不十分留他，便道：「表弟在此，只管多住些時，不要客氣。」濟川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只是打攪不安。」是晚，他表兄備了幾樣菜，替他倆接風。次早，張先生回上海去了。自此濟川就住在他表兄處。

你道濟川的表兄是什麼出身？原來他父親也是洋行買辦。

他小時跟著父親在上海，也曾進過學堂，讀過一年西文，只因腦力不足，記不清那些拼音生字，只得半途而廢。倒是中文還下得去，掉幾個之乎者也，十成中只有一成欠通。因此想應應考，弄個秀才到手，榮耀祖先。可巧他本家叔父，是揚州鹽商，他就頂了個商籍的名字，果然中了秀才。應過一次考試，知道自己有限，難得望中，他父親就替他捐了個雙月候選同知。未幾，他父親去世了，回到嵯縣三年服滿，他以為自己是司馬前程，專喜合官場來往。無奈人家都知道他的底細，雖然他手中頗有幾文，尚還看他不起。他想到：我要撐這個場面，除非有個大闊人的靠山，人家方不能鄙薄我。忽然想起府城裡有位大鄉紳奮東卿先生，是做過戶部侍郎的，雖然告老在家，他那門生故舊，到處都有，官府都不敢違拗他，去投奔他試試看。想定主意，便趁奮東卿先生生日，托人轉彎送了重重的一份禮，又親去拜壽，見面敘起來，雖然是同姓不宗，推上去卻總是一個祖宗傳下來。東卿先生因紹興同族的人不多，也想查查譜係，要是有輩分的，來往來往，也顯得熱鬧些。當下查了仔細，果然同譜，只因亂後家譜失修，又他們遷居外縣，所以中斷的，排出輩分，卻是平輩。從此便與他認定本家，自然把他闊得了不得了。這濟川的表兄，本名榮，因東卿先生名直坡，他就托人到部裡將照上改了名字，叫直廬，合那東卿排行表字西卿，自此就印了好些奮直廬的名片拜客。人家見他名字合東卿先生排行，只道是他的胞弟，無不請見。西卿稱起東卿來。總是「家兄」，自此就有人合他來往起來，認得的闊人也就多了。西卿到處托人替他弄保舉，又加上個四品銜賞戴花翎，不但頂戴榮身，便也充起紳士來了。一個小小的嵯縣，沒有什麼大紳士，他有這個場面，誰敢不來趨奉他？事有湊巧，偏偏這一年山陝兩省鬧荒，赤地乾裡，朝廷目下停捐，因此賑荒的款子沒有著落。當時就有幾位大老，提起開捐的話，朝廷有主意不肯叫人捐實官，只允了虛銜封典賞監翎枝幾項。各省督撫奉到這個上諭，就紛紛委人辦理捐務。西卿打聽著這個消息，連忙出去拜客，逢路設法，果然弄到了一張委辦捐務的札子。從此更闊綽起來，開口就有了那些排場。再說新到任的這位縣大老爺，是個科甲出身，山西人氏，據他自家說，還是路闖先生的三傳高弟，八股極講究的，又是京裡錫大軍機的得意門生，只因散館時鬧了個笑話，把八韻詩單單寫了七韻，錫大軍機不好徇情，散了個老虎班知縣，就得了這個缺。這位縣大老爺姓龍名沛霖，表字在田，當下選了這嵯縣缺出來，忙忙的張羅到省，又帶了錫老師的八行書，藩司不能怠慢，按照舊例，隨即飭赴新任。

方才下車，次日就是畚鄉紳來拜。龍大老爺是個寒士出身，曉得地方紳戶把持官府，最是害百姓的，就叫家人擋駕不見。西卿因縣裡不見，大是沒趣，回到家裡，唉聲歎氣，就同那落第的秀才一般。後來打聽得這位大老爺脾氣不好，只得罷手。

為著在家氣悶，便想到府裡去散散。有天他本家哥哥東卿先生請他陪客，可巧那客就是本縣大老爺，原來龍在田有事到府，打聽得這奮東卿是錫老師的舊友，特去拜望，因此東卿先生請他吃飯，西卿作陪。當時見面，西卿說起有天拜謁的事，龍縣令早已忘懷。西卿道：「就是老父台下車的第二日。」龍縣令深抱不安，再三謝過。西卿自然謙讓一番。是日盡歡而散。西卿在府耽擱數日，回到嵯縣，那龍大老爺亦已回衙多日了。西卿就備了一份厚禮送去，居然蒙龍大老爺賞收幾樣，而且次日就來登門拜望。起先西卿的左鄰右舍，見西卿拜縣裡大老爺不見，就造了多少謠言，說他吃了訪案，縣里正要拿他，因為功名未曾詳革，不便下手，這時縣大老爺親自來拜，那些人又換了一番議論，說西卿到省城用了銀錢，上司交代一來，沒事兒的了，縣大老爺見他腳力硬，所以來趨奉他的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西卿請了縣大老爺來家，著實攀談，說了本城許多利弊，龍縣令聞所未聞，悔不與他早早相見。自此西卿又合縣裡結成了個莫逆交，地方公事不免就要參預一二。有一回，他鄉里的本家叔父，要買人家一注田，賣主要價太大了，以致口舌，他來求了西卿，講明事成進西卿洋錢一百圓，西卿就從中替他設法，說那人欠他叔父一筆款子，說明以田作抵的，如今抵賴不還了。那人聽得這風聲不妥，趕緊賤價售與他叔父，才算沒事。又一回，西門外一個圖董包庇了幾個佃戶，不還人家租糧，那田主到縣裡告了。出票捉人。圖董發急，來求西卿，說定二百圓的謝儀，西卿向裡說說了，誣那田主虐待佃戶，收人家一倍半的租糧。縣裡聽了一面之詞，將田主著實訓飭一頓，斥退不理，倒把那些佃戶放了。西卿又發一注小財。自此西卿在本城管些閒事，倒也很過得去。不但把從前送人家禮物的本錢撈回來，還贏餘了許多。這時他表弟來了，還要擺他闊架子，就備了一桌子好的翅席，請了縣裡的幾位老夫子、糧廳、捕廳，叫他表弟作陪客。誰知他這位表弟志氣高傲，就不喜同官場人應酬，雖然不好不到，只是坐在席間，沒精打采，連菜都不大吃。西卿合他們是高談闊論。正在高興的時候，忽然縣裡一個家人來到，跑得滿頭是汗，慌慌張張的找著他們師爺，說：「不好了！老爺說出了大亂子，快請師爺們回去商量！」大家一聽，都嚇呆了。還是西卿穩定些，就問那家人是什麼亂子？那家人卻說不出所以然的緣故。只說老爺急的要告病哩。那幾位老夫子自不用說，趕緊回去，糧捕廳也告辭，當時散個精光，剩下了半席菜沒吃完。西卿吩咐留下，預備次日再請客，就同濟川拿鴨湯泡飯，各人吃了一碗，自去過癮。躺在鋪上尋思，縣裡不知出了甚事？但這位老父台是京裡有人照應，腳路是好的，大約不至丟官，我倒不要勢利，先去問候問候。想定了主意，立刻傳伺候坐轎進縣。家人遞上名帖，等了好半天，裡面傳出話來，叫擋駕，老爺有公事不得空，過一天再會罷。西卿沒法，只得回來。一路上聽人傳說道：「一個教士被強盜宰了，又搶去東西不少，我們大老爺這場禍事不小，只怕參了官不算，捉不著人還要去坐外國天牢哩！」西卿才明白為的是教案。暗想這回隨你皇上的聖眷好也沒法了，不要說一個軍機大臣照應不中用，就是皇上也顧不得你。只怕龍在田要變做個鹹在泥了。

他不見我也好，我也沒得工夫去應酬他。當下西卿回家睡覺不提。

過了一日，西卿的家人驚惶失措的進來，回道：「不好了！前日所說的強盜殺了個教士，如今外國有一隻兵船靠在海口，限龍大老爺十天之內要捉還兇手，要是捉不到，便要開炮洗城了，老爺快想法子避避罷！」西卿聽了，急得什麼似的，立刻請了濟川來商量。濟川道：「殺了外國教士，照別處辦法，也不過賠款。兇手捉不到，那有什麼法兒？外國人最講道理的，決不至於洗城。這話是訛傳的，不要去理他。表兄不信，何不到衙門裡去打聽打聽？」一語提醒了西卿，連轎子也等不及坐，忙跑到捕廳衙門。到得那裡，只見大堂上擺了幾只捆好的箱子，捕廳卻在縣裡沒有回來。原來捕廳也因為風聲不好，先打發家眷進府，外面瞞著不說起。西卿見此情形，連忙跑回家裡，大聲嚷道：「快快收拾行李，趕僱長轎進府！」一口氣跑到上房，告知了母親。他母親倒有點見識的，便道：「什麼事急到這般田地？那天主教是同如來佛一樣的。我天天念佛，又念救苦救難的高王觀世音經，我有佛菩薩保佑，他們決不至加害於我的，你們盡管放心罷了。」西卿道：「母親同差了！來的不是教士，是洋兵，他那大炮，一放起來，沒有眼睛的，不曉得那家念佛，那家吃素，是分不清楚的。」他母親聽說是洋兵，又有大炮，這才急了，連忙同他媳婦收拾起來。西卿自去招呼僕從，卷字畫，藏骨董，只那笨重的木器不能帶了走、其餘的一件不留。

又幸虧府裡有他開的幾個舖子，可以安身，嵯縣雖有些田產，卻沒有銀錢放在市面上，倒也無什憂戀。濟川在書房裡聽得外面鬧烘烘的，知道他表兄去打聽了回來，要想逃難，心中只是暗笑，說不得出來探望探望。只見西卿那雙靴子也不穿了，換了雙薄底

鑲鞋，盤起辮，合一個家人在那裡裝畫箱呢。見他來了，說了聲道：「表弟，還不快去收拾嗎？洋兵就要來了。」

濟川道：「究竟如何？」西卿對他咬著耳朵，低低說道：「捕廳裡的箱子都捆好了，立時送家眷進府，我們還不快走，更待何時？」濟川道：「其實不會有什麼事情，進府去住些時再回來也好。」西卿聽他說得自在，便有些動氣，說道：「表弟，你是在上海見慣洋人的，那些都是做買賣的洋人，還講情理，這洋兵是不講情理的。那天聽見東卿家兄說起，前年洋兵到了天津，把些人捉去當苦工，搬磚運木，修路造橋，要怠慢一點，就拿藤棍子亂打，打得那些人頭破血淋，暖噴都不敢叫一聲兒，甚至大家婦女，都被他牽了去作活。還有那北京城上放的幾個大炮，把城外的村子轟掉了多少。表弟！這是當頑的嗎？莫如早早避開為是，合他強不來的。」濟川聽了他一派胡言，也不同他分辨，自去收拾不提。

再說西卿整頓行裝，足足忙了一日，次早挑夫轎夫都已到齊，就便動身。他夫人還帶著病，一個三歲的女孩子，一路哭哭啼啼，這番辛苦，也儘夠受的了。然而他老人家，那一天兩頓癮，還是定要過的。因此，又耽擱了許多路程。濟川性喜遨遊，這點路不在他心上，叫畚家家人坐了自己的轎子，他卻把他的馬來騎，一路馳去，偏覺甚樂。到得紹興城裡，西卿吩咐在自己的當舖裡歇下，騰挪出幾間房子，來安頓家小。當日安排一切，自然沒得閒工夫。次日過了早癮，便去拜望本家東卿先生。東卿正在書房裡臨帖哩。原來東卿隸書出名的，人家求箋求扇的甚多，只是不大肯寫，遇著高興，偶然應酬一副，人家得了去，便如拱壁一般，骨董鋪裡得著他寫的對子，要賣人家十兩銀子一副，人家還搶著買呢。西卿合他認了本家，也得過他一副對子，這回便衣來拜，家人見是本家老爺，並不阻當，一直領到書房，所以會看見他老人家寫字。東卿見有人來，忙放下筆，立起身來招呼。西卿搶步上前，請了一個安，問大哥好，又問大嫂康健。東卿謝了聲，也問問孀母的安。西卿指著桌上的字道：「大哥倒有工夫寫字？」東卿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因有人要我臨一分孔廟碑去刻，日內無事，在此借他消閒。」

因問西卿為什麼事情到府？」西卿道：「大哥不要說起，那縣裡不會辦事，弄了些強盜，把外國的教士殺了，如今外國人不答應，有一隻兵船駛進海口，聽說要洗城哩。家母聽見這般謠言，不得不防，所以全家搬到府裡，靠大哥洪福，能沒事才好。」東卿殊為詫異道：「怕沒有這回事罷？果若這樣，還了得！嵒縣高府也不十分過遠，那能不知道？況且府衙門裡總有信的，昨兒太尊請我吃飯，也沒提起。這事那太尊是極佩服我的，遇著要緊公事，沒有不合我商量，那有這樣大事，倒不提起的呢？我在部裡多年，那鬧教的事也不知遇著千千萬萬。」

起先國家強盛，洋人尚不十分為難，後來一次一次的打敗仗，被他們看穿了，漸漸的爭論起來。有幾位督撫又見機，就隨便拿幾個人去搪塞。如今捉到了兇手不算，還要陪款。現在據你說來，這椿事並不是龍令的錯處，殺是強盜殺的，不過為著鬧教而起，說他保護不力，他已經擔不起，怎麼還好說他串通了強盜去殺教士？那有這種癡人，既然如此，他又何必要做官呢？我看龍令為人雖然科甲出身，心地到還明白，決不至此。」

西卿聽了這一番曉暢的議論，拜服到地，忖道：「怪說那種見識做那種事業，你看我這大哥，說的話何等漂亮，所以才能夠做到侍郎，且慢他處處替龍老父台開釋，一定是為的我那句話說錯了。」因即改口道：「大哥的話一些不錯，做兄弟的原也疑心，那有本官串通強盜殺教士的道理，但是百姓紛紛傳說，不由人不信。」

東卿聽了，點點頭，就曉得西卿此來，也是被謠言所惑的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